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三

唐

中宗皇帝

唐嗣聖七年是年九月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

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係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諛訴無慙至于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虛文豈足濟時善射何能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屬門下省掌諷諫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高祖子

于和州以侯思止醴泉人王弘義衛水人為侍御史

思止素詭譎無賴告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貞嘗杖一判司判元名廢徙貞遂族滅思止

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

神羊也楚以其冠賜御史服之見後漢書與服志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亦素無行以告密弘義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

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

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思止弘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

相見莫敢交口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

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

名弘敏以字行文遠之孫杜景儉武邑人唐書作景佺通鑑考異曰獨存平恕被

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職事亦脩及為司刑丞酷吏

所誣搆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屬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囑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

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因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李日知榮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胡三省注釋氏以制頒

天下尋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密王元曉等十四人通鑑作十二人今依唐書改又綱目于是條十二人下書及故太子賢二子考唐書賢傳賢三子光順封

義豐被誅不書年月守義封桂陽覺守禮嗣雍王幽宮中後出外通鑑光順于天授二年與守義

守禮同幽于是年又書報殺故太子賢二子所載互有不同今于是條依唐書不書殺賢二子于

明年光順幽宮中條仍依通鑑

唐之宗室于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侍御史傳遊藝衛州人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武氏綱目于武氏革命後日仍書太

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于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武氏可之

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

子為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妣姁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

以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彘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溧陽人為納言宗

秦客檢校內史傳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潛勸武氏革命故首為內史尋坐

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明年九月遊藝所親告遊藝夢登湛露殿下獄自殺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

人入居內地武氏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十一月周為正月綱目以唐正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武氏之罪實浮于呂氏蓋武氏革命而呂氏未革命也為當世之臣者不能為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棄冠服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于明按係身寬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莫甚于此余故表而正之

鄭樵氏族略以武氏出來武公之後至云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字者蓋即當時亂臣賊子附會之詞故武氏之祖文王與王莽之祖虞舜均為蟻經汗史而其好為泥古更制惡蹟亦同

武氏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于神都納武氏神主于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

廟止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改唐崇先廟垂拱四年立為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卯辛
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周為一月說見前帝在房州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

先是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武氏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刻尤甚尋亦為武氏所殺

夏四月壬辰朔日食

秋八月周改義豐王光順故太子賢之子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光順與弟守禮守義及豫王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周以武攸寧士彞兄孫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武氏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

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武氏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汴州人右相岑長倩字明師納言歐陽通字明師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修武人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以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

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

綱目及纂要於是年已特書周以矣乃於丁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或係筆誤劉友益謬以為表其為唐夫狄仁傑安得謂之忠於唐其說已著於右設云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為無闕字則是承上行文尚不知而可與言書法乎夫始以為同平章

事書周而後以為同平章
事之不書周又何足表其
為唐哉
武氏此時已悍然無所顧
忌獨於皇嗣一節良心未
盡漸滅猶徘徊觀望然長
情等忤諸武意言出禍隨
已足見武氏意矣慶之欲
逢慈而適以逢怒天網恢
恢於此亦可見矣

武氏不罪流言刑賞獨攬
特更姓改物之始用權術
以駕馭天下耳胡寅乃謂
此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
海英賢無不俯首豈正論
哉

之不服詐為款并殺之武氏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
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武氏不從慶之屢求見武氏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長安人
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
散昭德因言于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
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以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
嗣則天皇不血食矣武氏亦以為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

網之孫

初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
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壬辰九年

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 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先是武氏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

給事中 次郎

員外御史遺補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

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

即御聖神皇御史勅之武氏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武氏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

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反把也推吐雷反轉也言授官之泛如用

之推轉也盤脫盤同碗言官不得人如碗脫模相似無異也

周以郭霸

舒州同安人唐書作弘霸通鑑從舊書

為監察御史

霸由寧陵前見 令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氏大悅遷監

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霸素諂諛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冀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周賤狄仁傑魏元忠等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

史李嗣真字承霄趙州柏鄉人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

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

傑引平章事楊執柔恭仁從孫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

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

子得書稱變以聞武氏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清陽人

亦為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没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武氏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

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

俊臣無不承反矣武氏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于拷掠矣武

氏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出此七族知古仁傑宣禮元忠獻皆

貶縣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

夏五月周禁天下屠殺採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飯上

表告之明日武氏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武氏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武氏曰

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皆唾其面後武氏久視元年以鳳閣

舍人崔融言始開屠禁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唐中宗皇帝

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貪生論者以為留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善善欲長未免阿其所好

先是昭德密言于武氏曰魏王承嗣權太重武氏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武氏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于武氏武氏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

昭德恃武氏委遇頗專權使氣已而為邱悅所奏貶南賓尉南賓隋縣唐天寶中改靈山今屬廣東

廉州府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

名讓以字行朝邑人于驪州隋置地在今安南國

武氏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益眾武氏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驪州武氏知其枉尋復召之

補闕朱敬則上疏曰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

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室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武氏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相務以虐人非木石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泰用刑而亡願陛下緩用仁天下幸甚武氏頗采其言制獄稍衰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

京兆新豐人

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敗沒

審禮敗沒事見前孝傑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

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

即馬耆鎮後更名

四鎮敕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

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團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即元宗母後追為厭咒

武氏殺之瘞于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妃母麗氏因請

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之以為無罪李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今史以白有功

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武氏由是麗氏得

失出有人臣亦除名實孝謹抗之大德武氏默然由是麗氏得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璦字令璋之請也

已癸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

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

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命來俊

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

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武氏聞之令舉入宮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

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皇嗣由是得免

三月周侯思止以罪誅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于朝堂明年王弘義亦以罪流瓊州詐稱追還至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榮寵者自有正道笑而受唾豈以直報怨之義師德之言鄙極矣

五臟皆出惟軀殼僅存雖有良醫難能傳樂而使之復活於理殆不可信蓋當時以金藏能捨生為皇嗣明究其忠誠不可及故神奇其事以訛傳聞雖夫之誕而不計讀史者從喜甚之長而釋盡信書之惑庶

兩得之

徂托曆仁通鑑車覽

卷之五十三

州唐置今為府屬廣東

夏五月棣州唐置今山東武定府是河溢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

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寇靈州武氏以僧懷義為總管討之懷義未行

虜退而止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武氏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

咎在臣等因拜謝武氏曰卿真宰相也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為天樞刻武氏功德立于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明年四月

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三思為文武氏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後開元二年毀之銘其銅鐵歷月不盡

九月壬午朔日食

景儉不以秋月梨花為瑞雖似優於阿諛者然是時女主臨朝陰陽倒置此即呂后時桃李秋華之報景儉覲顏為相尚何變理之足云乃以草木榮落非時引咎自責顯附於方正之操而隱奪其國寵之術此與模稜者流相去無幾胡實責其淺言以誣小名為

無足稱尚未盡顯其底裏而為色莊所愚耳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明年二月與趙古之號並去之

周明堂火

武氏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會御醫沈南瑤亦得幸于武氏懷義心慍

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一夕皆盡時方酺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武氏將從之

姚璿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天堂明堂越二年成號曰通天宮因改元萬歲通天又

鑄銅為九州鼎神功元年成及十二神牛之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武氏承慶上疏請罷所管佛

舍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

幸一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勲至于緋服衆于青衣象板多于水笏二也取士太廣宜

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劉知幾字子元彭城人

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己酉朔日食

周僧懷義伏誅

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

之焚其尸

冬十二月周為臘月說見前周安平王武攸緒惟良之子棄官隱嵩山

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于嵩山之陽武氏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

巖壑冬居茅椒以茅與椒編室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注見前周遣兵擊之大敗

武氏革命當時守正不屈者惟李安靜超然遠引者惟武攸緒餘人負勢競進甘受牢籠然每附命甫及戮辱隨之附邪苛止者究何益哉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貞觀中契丹酋長窟哥為都督賜姓李氏盡忠窟哥之孫也及歸誠州松漠

州屬營州都督府綱目以歸為媯馮智舒直作誠州因釋為湖南之靖州諤甚刺史孫萬榮契丹大酋孫舉兵反陷營州殺都督趙文

歲文觀剛愎契丹餓不賑給視酋長如奴隸故二人怨而反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前鋒所向皆克旬日間兵至數

萬武氏遣將軍曹仁師擊之戰西硤石唐書地理志平州有東硤石西硤石等處周師大敗周師至幽州契丹遣老

于道側仁師等將騎兵輕進設兵橫擊之是武氏以建安王武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募天

下人奴有勇者官界主直悉發以擊契丹明年三月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

秋九月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安陸人紹

時欽明兄欽寂為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契丹圍安東即安東都護府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

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契丹殺之後默啜寇靈州以欽

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突厥營城中無諭

其意者未幾亦遇害

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名震以字行魏州貴鄉人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

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

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于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

振上疏以為斷不可許當以計緩之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

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

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

棄之恐傷諸國之心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于統兵

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

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

眾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

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為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藩好禮著論稱有

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逢韋命之秋

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達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韋命之秋

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于上酷吏恣虐于下而徐公守死善道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

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方

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一月周殺其冀州本隋遼州唐更名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高宗時分萬年尉吉頊河南以冀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俊臣先貶同州參軍尋

高宗分河南使上變告之武氏使河內王武懿宗亦士韋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

死于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燕人敬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

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

周以張昌宗義豐人行為散騎常侍張易之昌宗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于武氏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

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秦客弟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默啜請為武氏子并為其女求婚武氏遣閭知微萬年人立田歸道長安人仁冊拜默啜為還

善可汗知微見默啜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

遣初唐處突厥降者于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軍于鄯善府之地并殺種繒綿

璫等國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益彊楊再思原武人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已而歸道得

還與知微爭論于武氏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妻師德擊契丹

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師德副之將兵三十萬擊契丹既而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懼而南遁契丹遂屠趙州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馮翊人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

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周殺其監察御史李昭德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依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

李嶠諂事偽周與二張相
暱其大節實無足取獨請
拒默啜求六州地及穀繒
農器一事深識禦邊機要
不當以人廢言

俊臣與周興同為酷刻吉
項亦以告密附俊臣而進
奸黨相乘流毒四海然興
之獄成於俊臣俊臣之獄
復成於項頃他日亦仍不
免鐵錘之喻旋見貶謫此
何異離陵豈龍螭之相
侔虞人且逐而諱之天道
報施不爽足為惡人鑒

御史李昭德

昭德由南賓尉召為御史

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

嗣廬陵王

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

善

時為內史

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頃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

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武氏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

家爭噉其肉須臾而盡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初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于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使人守之自引精兵寇幽州

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

衆降于突厥

武氏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妻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能勝苟以

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于草野詿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曰此皆脇從請悉原之武

氏從之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

武氏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

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

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

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武氏復召為肅

政中丞

冬閏十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之說
已著於前茲特書周以正

細目之誤劉及盆之夫且
後即書周以狄仁傑兼納
言不益可見乎
姑姪母子之喻李昭德前
已陳之矣細目於仁傑津
津言之且以薦張柬之為
復唐張本然東之被薦時
年幾八十使不及相而死
事當奈何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十五年周武氏聖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武氏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
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
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武氏曰此朕家事卿
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
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武氏召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
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
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
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
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武氏言之武氏乃託言廬陵
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犂靃等州

犂靃州見前
今順天府密雲縣是

初武氏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妻復遣閭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
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
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犂靃等
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

北耳

已而默啜陷定州殺刺史又陷趙州刺史高廠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被執詣默啜誘之降秦氏謂廠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默啜殺之高廠萬年人頽之孫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武氏喜曰卿足繼

祁奚矣

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

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元行冲名澹以字行河南人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武氏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

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

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

將兵追之不及

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立其弟吐悉箇為右廂察骨焉祿子默矩為左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箇俱為小可汗位兩察上

主兵四萬餘人

周以蘇味道

趙州樂城人

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冬十月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迫者敵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

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脩郵驛以濟旋師自

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周闔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